

民主論壇

贈閱

第二卷 第一期

這一週

魏特邁的聲明

民主政治必須有反對派

關於對日和約與貿易

略論下

多數統

國家與人性

沒有自由的平等

我所知道的農村

歐洲通訊

蘇聯最遠在東南歐之行

動分析

本刊特約記者

逢星期六出版 每三千元

編輯室

公誠

范子遂

昌學禹

亢三

文煥

吳恩裕

錢實甫

鄒文海

NATION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002944

魏特邁的聲明

魏特邁將軍業已離開中國，而又僕僕風塵地與朝鮮各黨各派的首領在發生接觸。他這一次來華的任務，我們不無遺憾之處。中國之國際調查的麼？他調查的目的究竟何在？他這樣率直地要求提供證據是否顧到國際間應有的禮貌？這許多問題，橫互於吾人胸中。國際相互依賴的時代，我們既要求人家的協助，人家自然就有研究如何協助的權利。但是虛偽的國家主權說尚未完全停止作用之前，被調查到底不是體面的事情，尤其我們這個講面子的國家，總有點像削了一重皮那樣的難堪。好在我們是有兩套哲學的國家，一套說知恥近乎勇，另一套却又說大丈夫能屈能伸。由是魏特邁雖然率直得近於呼斥了，祇要有後來的指望，我們要會甘之如飴的。

這且不談，我們再說一說魏特邁的臨別箴言。魏氏以巡查御史的身分，東西察訪的結果，却也看見一點我們問題的端倪來。魏氏的話，率直而坦白，不失其真情與熱心。他當然揭了若干人的瘡疤，使這輩人於發生不愉快的感覺之後，又體會到中學為用的微妙地方來，魏氏是所謂誠而無禮的罷。不過從一般人看起來，魏氏所說的，實亦道人之皆道，所不同的，一個是把話說出來了，其餘的皆把話說在心中，如此而已。除掉少數被蒙在鼓裏的人，魏氏的幾句話，實亦司空見慣，不足稱奇。比如說貪污，比如說低能，我們又何從諱言？大官小吏，祇要有伸手的機會，什麼人會顧到廉恥兩字？大自水荒經濟恐慌，小至日常庶政，究竟那一件是切實辦理的？

我們好多政治上的積習，非弄出此種結果不可。策論式的设计，推與拖的公文，自遜清以來，一貫地保持這樣的作風。這大概亦是所謂中學為用罷。雖在北伐革命之後，我們還是一脈相傳的沿襲下來。而策論式的设计，推與拖的公文，實為造成低能政治的厲階。所謂低能政治，即是小事化大，大事鬧的不可收拾的政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故即在於此。往常見我們發生了一個新的事故，當顧問計於左右親信，左右親信又問計於幕僚着的清客。養士千百，用在一朝，由是一篇情文並茂的策論出來了。粗看是有條有理，細看是文不對題，但命令究竟是根據這篇策論下來了。地方機關行不通，祇好求救於公文的格式，但求過不在我，莫問事業的成敗。文章誤國，所從來久矣。

设计的名稱，起用於西方先進的國家。人家因此而致富稱霸，我們却因此而造成低能政治。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其故有不難尋求者。人家的设计，根據於種種事實的資料，因此切中時弊。我們則閉門造車，常憑一人的幻想。人家的设计是科學的，而我们的设计還是古已有之的策論或制議，完全是科學式的。

我們的計劃是這樣定下來的，而推行又全恃公文。倘在昇平之世，一切尚可遵循舊規，不會顯出大馬脚來。惟有變易不居的時局，再以這種手段來應付，自然難題愈遠，不但手忙脚亂，而且變得束手無策了。其中最利害的，莫過於經濟問題。時而平價，時而控制外匯，時而緊急措置，法實一樣一樣拿出來，物價還是頑皮地上漲。由是人自為謀，飽了自己的肚子再說。古已有之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這樣造成的。到了這個時期，所有腐敗的情形都變本加厲的暴露出來，想要服一帖藥而減輕這許多病象簡直是不可能的了。

依我們的看法，低能實在我們政治的病源，而低能兩字，又當以策論制議以及公文作為代表。魏氏的話沒有什麼言過其實，倒的確可以發人深省的。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了，魏氏是友邦人士，到中國來調查又不到一個月，為什麼這許多話一定要魏氏來說呢？我國的有心人士，對於國家顯著的病象，竟是一無所知麼？我們相信不會的。我們常常有一點諱疾忌醫，許多是不許說，許多是說了亦充耳不聞，由是種種地方不能有切實的改進。貪污不日今日貪污起，低能亦不日今日低能起，假使說這是病，我們早該自己警告自己，假使說這不是病，人家說了亦不必大驚小怪。所以魏氏的聲明，雖然傷害了我們的尊嚴，祇要是事實，並無不是之處。倒是這許多話必須待美國人來說，我們覺得很是可悲了。



民主政治必須有反對派

范予遂

一、多數執政少數反對

通常，人們以為民主政治是多數政治，就是說，凡事取決於多數，多數可以代表全體，少數須絕對服從。這是誤解了多數原則的意義。照這樣解釋，多數就可毫不顧及少數的意見，為所欲為，變成約翰穆勒所謂「多數專制」了，多數專制與一人專制，有什麼區別呢！

至現在，人們還沒有尋出為人類最滿意的政治制度，祇有民主政治是比較最好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是假定全國人民的事，由全國人民自己去管理，但事實上又不能每個人民都到政府裡來，故由全國人民選舉極少數一部份人組織政府，替人民管理人民的事。這個政府應作什麼，不應作什麼，須完全依照全體人民的意見，如果這個政府違背了全體人民的意見，人民隨時或屆一定期間，把這一小部份人召回，另選一小部份重組政府。但是要全體人民意見完全一致，又是一種理想，絕對不可能，因是就發明了所謂多數原則，只要大多數人或過半數人的意見一致，其餘少數人，就得對多數人讓步，犧牲自己的主張讓多數來執行。如果少數人不有此讓步，則兩派勢須用武，甲勝了是專制，乙勝了也是專制，民主政治就無法進行。所以，少數既對多數讓步，多數亦須對少數讓步，即讓少數有批評政府，反對政府的權利。因是，多數執政，少數反對，便成了民主政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

多數不能永遠是多數，少數也不能永遠是少數。政府在反對派天天批評攻擊之下，輿論就會漸漸轉變，而且多數黨執政既久，不能沒有錯誤，就不能不丟掉一部份民心，國家依照選舉制度，就可重新決定孰為多數，孰為少數。若是多數變為少數，則須下野，少數變為多數，則須執政，因是多數與少數輪流執政，乃成為民主政治的第二個基本條件。

反對派與政府相反而相成的作用，在英國政治制度之下，表現得最為明顯。國會中若沒有反對派的存在，國會就不能發生作用，國會也就不成

其為國會了。政府因是「陛下的政府」，同樣，反對派亦是「陛下的反對派」。所以，反對派與政府是同等重要的。真的，沒有反對派就沒有民主呵！若是國會中同時有數個小黨派皆為反對派，則最大的小黨代表反對派，稱為Official Opposition，設若政府辭職，必須是這個最大的反對派出而組織政府。

政府一失去多數必須辭職，而讓政權於反對派，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條件，邱吉爾在戰爭中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及對德勝利，人民立刻拋棄了他而選擇了工黨的愛德里，這在中國是絕對不了解的。中國歷史上除了不可信的堯舜禪讓外，惟有孫中山先生薄大總統而不為，袁世凱一當總統，就作起萬世帝王之夢來，在中國所以尚走不上民主的軌道，就因為堯舜孫中山太少袁世凱之流之人太多之故。

二、反對派之功用

所謂反對，即是挑錯，政府的政策常常與反對黨的政策相反，例如政府主張保護貿易政策，反對派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則反對派對政府的保護政策，可以儘量攻擊，儘量批評，又政府在其政策的執行上發生錯誤，對國家造成嚴重損害，又或政府對某種重大問題，毫無政策可言，致坐失時機，皆是反對派攻擊政府的主要題目。反對的方法，在國會或提出質詢，或作正式辯論，或對政府提不信任案，凡此所為，皆立刻藉報紙與廣播之力，傳播於全國，使全國之人隨時注意政府所為，而發生贊成與反對之反應。國會之外，反對派有自辦之新聞雜誌，或隨時舉行羣衆大會，遊行示威，公衆演說，總之，務在暴露政府之短，宣揚自己之長，以取信於人民，以便屆選舉之時，使人民知所抉擇。

反對政府，不限於反對黨。即政府黨之內，亦常有同黨之人，形成組織，對其黨之某一種政策，或對其黨之違反某一種政策，公開表示反對。二

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的鮑德溫政府與張伯倫政府，常常遭受邱吉爾的反對；尤其在不能預防德國秘密擴軍及不能領導國際聯盟，更受邱吉爾之激烈反對。及大戰爆發，保守黨後悔不早聽邱吉爾之言，立刻請他出來作戰時首相，邱吉爾亦以他的血淚與汗獻給國家，終把世界法西斯打敗，救了英國。可見反對派之功用，不但反對黨反對政府，為民主政治所必需，即同黨內有反對派，亦於國家有益而無損也。至美國國會內以同黨之人反對政府政策者，更是司空見慣之事，曾未聞其黨認此輩不服從分子為大逆不道而加以歧視。近一年來，最引起世界注意之事，一是英國工黨議員六十餘人公開反對愛德里政府之傾向於放棄為美蘇橋梁之外交政策，及美國華萊士之公開反對杜魯門主義。這兩種反對，皆在同黨之內，而且比反對黨反對得更激烈。工黨的所謂「反叛派」是怕其政府一面倒在美國懷抱，被拖入美蘇戰爭的漩渦。總之，是防止其政府右傾反蘇。華萊士反對杜魯門主義，是因為杜魯門主義有促起美蘇戰爭的危險，總之，也是防止其政府的右傾反蘇。我們試看英國政府時常聲明不放棄為美蘇橋梁的外交政策，杜魯門主義之後，又隨之有馬歇爾計劃，這不能不說是「反對議員」與華萊士的影響。所以，一個執政黨，不但需要一個反對黨作為監督，同黨的反對派同樣也是重要呵！所不同者，反對黨之反對，是希望政府早失人望早垮台，同黨之反對，是希望政府少作錯事，多得民心，不為反對黨所打倒，故賢明的執政在對於同黨的反對之意見，更應重視。

批評政府，攻擊政府，不限於反對黨及黨內反對派，凡任何國民不管黨與不黨，皆有批評政府的權利。但有一個前提，此種反對，必作是站在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而非站在個人或黨派的利益。執政的黨也是為全國人民利益而執政，決不是為一黨的利益，更非為執政者的少數姻親故舊而執政。因為政黨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故當國家生死存亡之時，反對黨對執政黨往往停止反對。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英國保守黨停止公開反對政府，一九一五年自由黨政府乃邀保守黨工黨組織聯合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邱吉爾政府立刻邀工黨自由黨組織聯合政府，以應付國家大難。美國羅斯福總統，也在戰時，引用共和黨要人參加政府或擔任重要工作，可見政黨無有不以全國人民利益為前提者。

三、誰是國民政府反對派

中國在抗戰以前，沒有反對黨的存在。抗戰後，成立國民參政會，容納各黨各派分子參加。他們在開大會時，常形成一個陣線，對於政府有所批評與攻擊，可謂類似民主國家國會內的反對黨。抗戰勝利後，政府與反對黨企圖獲得協議，直到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不幸，沒有成功，國共也就走了兩極端。共產黨既公開以武力想把國民政府打垮拖垮，這是走了叛逆之途，已經失了反對黨的地位。政府也就不得不以武力來「戡亂」了。此時，民社黨與青年黨參加了政府，變成了政府的與黨也不能稱為反對黨了。惟有民主同盟堅持政協路線，不參加政府，又似不贊成共產黨之武力反叛，政府對於共產黨參政員加以除名，而對於民盟則未加歧視，則似乎尚保持反對黨的地位。但是民盟的第一重要分子，曾說過「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的話，因此，民盟有被視為共產黨尾巴之嫌。我相信如民盟能把這個嫌疑尾巴割掉，則它的反對黨的地位，必更得到人民的尊重，它的主張反對於政府的批評，亦必更獲得人民的同情。

在中國現階段，政府的真正反對派應該是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雖都恨政府太不成器，但還是希望政府好。簡言之，對於政府是「恨鐵不成鋼」。不過，中國知識分子有個最大弱點就是太缺乏勇氣對於現狀，明明很是不滿，但對於政府種種禍國害民之措施，則不敢拿出很大的勇氣來忠告她，批評，攻擊她，要求她作徹底的改革。政府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反對派的存在，她所作的錯，或不自以為錯，或雖知其為錯，而不知其錯至為全國人民所痛惡的程度，所以她就有繼續錯下去，而至完全失掉民心，不可挽回之一日。今日中國要得救，要早日獲致和平與民主，除國民黨自己覺悟外，莫要於全國知識分子拿出勇氣，擔負起中國和平革命這一任務了。

不但全國知識自由分子要拿出革命的勇氣來強迫政府作重大徹底改革，政府黨內的自由進步分子，更要拿出革命的勇氣來，作華萊士，作工黨反叛者，強迫他們的黨作徹底的改造。如果政府黨內的自由分子與全國的自由進步分子，共同一致鼓起勇氣為中國和平革命而努力我想，現在的政府雖極腐敗無能，她亦並非不想自這腐敗無能的深淵拔出來。中國惟有和平革命成功，才能使已發動的暴力叛亂自歸於消滅。

關於對日和約與貿易

昌學馬

在七月十五日基督科學箴言報明確指出：美國在遠東的政策——從以中國為遠東中心，轉變為以日本為遠東中心。（見八月十日大公報）這是事實。「防蘇反共」是杜魯門一貫主張，中國國內混亂的局面下，美國人已看透了，中國所謂的「三黨政體」，實够不上「金元帝國」反共的「十字軍」；與其說培植中國，還不如扶助戰敗的日本。此種措施與轉變，以客觀立場而言，絕對是錯誤的；這個姑且不論，討厭的是我們不知自審與檢討的政府，爭風吃醋的舉動，千方百計的巴結美國，向美國獻媚，不惜犧牲八年浴血抗戰換取的成果，和輿論的抨擊，在全國人民一致反對的聲浪裏，逡巡東委員會與參帥之令，貿然開放了對日私人貿易；置參政會、監察院之議案，及人民團體之請願，報界之呼籲而不顧。「聖旨」已下，誓在必行。另外映在吾人眼簾的對日和約問題，能不令人就心？茲就筆者的管見：對已開放和將締結之貿易與和約，略陳數端，以作借鏡，聊供我國人士之參考：

一、關於和約的

勝利二年有五天，我們沒有看過政府對日處理問題有什麼周密計劃，真猜不透箇葫蘆裡裝的什麼藥，看這洋洋得意的神氣，儼如胸有成竹似的。

和會馬上要舉行了，依照二十六國宣言，開羅會議之決案及波茨坦協定，我們有權處理中日間一切問題，在此次戰爭中，我們犧牲最慘，損失最鉅，我們最先舉起正義之義，我們也是最後放下自衛的槍桿，論戰功不小，講精神我們最偉大，因之，我們有權要求：

（一）提審戰犯：先讓我抄段王荃生先生的「日本半月」——

我在日本，看見許多日本人，文文武武，老老壯壯，够戰犯資格的人太多了，但却仍然逍遙自在的活動，而且不少幹着重要工作……對中

國之不甚追究日本戰犯，若干日本有識之士也不甚謂然，他們以為中國如此寬大，使許多戰爭販子仍得活動在日本社會裡，對於日本的民主化也是障礙物，我們在國際法庭工作的人員，幾次對我談起，以為我們國內辦理戰犯與漢奸的案子若太馬虎，就會影響我們在東京的地位……

實在令人百思莫解，一般戰犯如東條，土肥原等，如今仍未定讞，會橫行中國的如岡村寧次等敵酋，不但逍遙法外，且在徐州充任了內戰顧問，你看，可恥不可恥！難怪我們國際法庭工作的人員，在東京地位會動搖的！若不從速慎重處理戰犯，怎能慰我浴血犧牲的千百萬英男將士的忠魂，快我千百萬忍痛受辱的人心？禍首正法，戰犯定刑，決非採取報復政策，實在也是愛護日本，期使贖武者悟，迷入歧途者誠。

（二）收復失地：勝利後，外蒙獨立，旅順，大連，中長鐵路等，格於中蘇友好條約，開放的開放，共管的共管，這個，暫且不提，那麼琉球呢？這確不能輕易放鬆。

遠在一三四年前，（隋煬帝大業三年，即西曆六〇七年，見附書。流求傳。）羽騎尉朱寬等往琉球，而發生關係，至明洪武五年正式藩屬中國，迄至清光緒五年（西曆一八七九年）為日本攫取止，也有五〇八年的歷史，該島人民，泰半由福建等地移去，保有高深的漢族文化。前年路透社記者，隨美軍在該島登陸時，拍出去的專電，也稱「琉球處處皆見以中國文化為主的民族」。（見其沖繩四日路透電）難怪日本內藤虎著的「清朝史通論」，也承認琉球的文化是由我國福建傳去的。美葛德石（G. G. DeGroot）在其著的「亞洲地與人」內亦稱：「上海之東，有琉球羣島（Ryukyu）原為中國之藩屬，晚在十九世紀為日本攫取……中國、台灣、琉球，既有如此之歷史關係，要求恢復，自屬當然。」（見觀察二卷廿四期一七頁。）

以民族、文化、地理、歷史之關係，琉球之要求恢復，「自屬當然」。奇怪的在麥帥轄下的日本，倒垂涎千丈，要求與美國共管。且對台灣也戀戀不忘，希望在台灣有特別移民權。政府對此好像很忽視，而無絲毫反應。大概是她孤懸海外吧！她一定會想：祖國真的不要我了吗？我站在祖國的前哨，若沒有我，祖國就不曉得東方太陽升起的時候。我是顆門牙，沒有我，是不關風的。假如說：台灣東沙羣島是祖國的兩隻眼睛，那麼我可自豪一句，我和西沙羣島便是對觸角，若失掉了敏感的觸角，一旦敵人來了，那是吃不消的，即使想逃避也來不及。

在經濟上講，琉球是塊貧瘠的地方，但在國防上，是個舉足輕重的地方，希望我辦外交，做代表的查查諸公，莫忘掉了她。

(三) 要求賠償：據張伯綱先生在世界知識社舉行的日本貿易開放問題座談會上說：——

中國本可以從日本得到拆卸的機器二百萬噸，後來自動要求減低到一百萬噸，再要求減低七十萬噸，再從七十萬噸減低到四十萬噸，最後甚至減低到十一萬噸，還是自己無法裝運……

聽到這席話，何其傷心，賠償的前途，由此可想見；下面有段更妙的新聞，我們用不着操心，洋大人已為我們想好，據新聞周報駐華盛頓訪員文奈爾 (Edward Weir) 事後報導——美國主張在和約中將不列入要求日本賠償的條款，美國已準備放棄對日本要求賠償的權利，同時，還勸誘其它國家同樣辦理。仰人鼻息的中國政權，在「勸誘」的垂青下，那裏不會「同樣辦理」？若然，中國積欠「環顧國內，民困財罄，通貨膨脹，日本賠償，可說是目前中國的一道救命符！切不能在「尾隨」外交政策下，忽忽的斷送，更希望執政專家拿出計劃來！

(四) 解除軍備：在麥克阿瑟統治下的日本，軍備並未完全解除，昔日的職業軍人，今搖身一變為維持治安的警察，去年蘆谷事件，多少僑胞犧牲在他們的機槍下。不可一世的黑龍會，也變成了鬼沒神出的「第五縱隊」。聽說東北重山峻嶺內，還藏匿着數萬關東軍未降，遺心腹巨患，當局那兒注意。

提到軍備，就會連想到軍備的來源，工廠。在一再修改的賠償計劃中，日本的重工廠都保存了，且是地下工廠，內面可以造巨炮、戰艦、火車

頭、飛機，也可以煉鋼鍛鐵，……美國的目的，不過造道「反共防蘇」的軍事壁壘，以防赤色恐怖的因素滲入；以便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人，高枕無憂。美國人想的如此天真，我們畢竟不是白皮膚，我們也不生長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國人可以忘記「珍珠港事變」的恥辱，麥克阿瑟也可以不念「潛水艇偷生」的宿孽，但我們萬萬不能讓他再來次「一九一八」事變，「八一三」事變，或是「七七」事變。中國與日本地理相鄰，歷史相關，我們應有我們的打算，我們要徹底的解除日本的軍備；因日本的速興，就是中國的速亡。

(五) 改造思想：翻開一部日本歷史來看，那一頁不是塗上了軍國主義的色彩。如平、源兩氏的爭雄，豐田秀吉的征略，德川幕府的擅權，以至明治維新的擴張等。由於歷史的因素，時代的背景，形成了武士道的精神，演出了史所未有的悲劇。為維護世界永久和平及人類幸福計，肅清日本人之含有黷武的思想，至所必要，肅清之途，不外有二：①廢除天皇；日本一般對天皇如偶像似的崇拜，神聖而不可侵犯，裕仁仍深居在璀璨輝映的皇宮裡，過着優裕豐碩的生活；日本大學生走過明治神宮時，且說帽鞠躬。去年日皇出巡西關，萬人空巷，夾道歡迎，萬歲之聲，響入雲霄。有人問：日本人以前對美俘，殘忍無比，如今對美國大兵確拘謹慎從，何至前踞後恭而若此？他們一致的答覆：「天皇的命令」。他們無獨立自主的人格，任所欲為的意志。他們思想活動的領域是上帝，上帝就是天皇。一九三七年天皇可以叫他的臣民掀起戰爭，擄殺和平；而在一九四五年他又可叫他的徒子徒孫降和乞降，尾隨投降。但貼伏中却含有另一危機，如一旦天皇詔令他的臣民再對美兵作殊死戰，或向中國發炮，我想他的臣民，一定會效忠「天皇陛下」。天皇好比行瘟，不趁早消除，它會掠取你的生命的。②切實施行再教育：麥帥今春曾讚揚過，美軍一年半的佔領，完成了一段偉大的思想革命，且說可以與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媲美。又說日本是怎樣的進步了，如何的民主了。但由各方面的報導，我們深深的瞭解麥克阿瑟在自己騙自己。日本各級學校的教師，是盟軍總部訓練了一週的「民主份子」；學校的課本，除了編一部「我國之步」的歷史教材外，其它鮮少更換。提到「我國之步」，令人欲吐；笨劣、膚淺、粉飾、虛偽，對中日歷次事變，把責任推卸到兩國黷武的好戰份子；南京大屠殺，都

未曾列入。對朝鮮的吞併，好像朝鮮不願獨立似的。不管麥帥如何的滿意他自己的功績，但我們並不需要將政友會掛上「自由黨」的招牌，或將民政黨戴上「進步黨」的幌子。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改變招牌或幌子，而是需要改造他們的恩惠，像現任國務教育主任努金特中校(Donald Ross Nugent)一類的人物，是要不得的。讓我講幾點關於努氏的軟弱，就不難想像盟軍佔領日本的再教育，是怎樣一回事！他是絕對同情日本的，他與日本可說是莫逆交，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他任日本若山商學院教員，曾揮節薪水的一部份款捐獻日本政府作國防之用，且為其女傭的哥哥做制服，並以「成仁取義」勉勵他入伍。

我們要知道，大軍佔領日本，在威脅下，日本祇有屈辱將就，一旦羽毛豐滿，反商當再決雄辯，爲了杜絕法西斯細菌的萌芽，非從改造思想着手不可，改造思想當以再教育爲先。

上面列舉的各點，我覺得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們在和會裡的地位與發言權。本來我們有否決權，不知怎地，循美國之請，折衷爲三分之二的表決制而放棄了；且四強的四分之三贊成通過的原則，而欣然應諾。看到上面這個「折衷」與「應諾」，實在令人髮指，這樣，中國的前途輕輕的斷送了；我們祇能在和會裡擁有四強之一的空銜。蘇聯爲爭否決權，弄得面紅耳赤，終於拒絕參加初步和約，準此「四分之三」贊成通過的原則，無疑變成了「三分之二」了。英美利益矛盾復不少，但比較起來尙趨一致；等到英美利益相似的時候，那麼中國也祇有白白犧牲了。美國存心扶植日本，而英國對日本採取觀望態度，順水推舟，討好美國，是意料中的事；恐怕未來的和會，不是瓜分戰敗的日本，而是處理戰勝的中國！我們不能跟人家跑，我們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們希望當局能來個「蔣中正主義」或是「王世杰計劃」，不管「主義」，「計劃」對不對，我們總應該有個呀！

二、關於貿易的

貿易的目的，是以有易無，是互惠互利的，但日本出口是輕工業的製成品，而中國的輕工業確正待振興；就是說，我們要賣的，他們沒有；他們要賣的，我們不能要；我們要賣的，他們不要；他們要賣的，我們不能

賣。既失掉「以有易無」的目的，又違反「互惠互利」的原則。此種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開放貿易，在外交史上是個莫大的恥辱。

日本的貿易計劃，預在本年四個月內，使中國入超五千萬美元，此雖片面的夢幻，但頗值得吾人深省。人家既以「五千萬」之矢射來，吾人應如何擋之？我以爲：

(一) 澈底杜絕走私：在未正式開放前，由中信局以易貨方式進行交易。但奇怪的，在貨單上未列入的商品，居然在中國暢銷無阻，連廣州的市場上都找得着，這有些不敢明目彰顯的兜售，便換上中國商標，冒充國貨。我真不瞭解，政府養了若許特務，對這個倒疏忽漏網了。依照正式手續進口貨，畢竟有個估計和尺度，若任其走私，不但國家漏掉一筆龐大稅收，而且市場大受侵擾。日本輕工業之精美，有些美國貨也得甘拜下風。不可諱言的，我國工業泰半由日本學來的，如橡膠技術等，在中國這環境裡，決無「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的現象。因之，叫我們脆弱的工業，如何同他競爭？爲防止奄奄一息的工業不致「壽終正寢」起見，非絕對的杜絕走私不可。杜絕的要竅：港口防範，進口管制。名符其實做到「不放絲厘」。不爲武屈，不徇情面；武裝走私，卡片走私的惡習慣，要澈底剷除。否則，祇有淪民族工業於無底深淵，致使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未來的社會問題，當更趨嚴重了。

(二) 打倒豪門資本：中國的財政史，就是豪門資本的一段家譜。往往爲着極少數人的利益，不惜斷送國家民族的前途。金錢是他們換取勢力的手段，勢力是他們發展資本的工具。金錢勢力是互爲因果的，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在國家正鬧着農村破產，通貨膨脹，外匯凋竭的今天，某些豪門，恭然遠渡重洋，到美洲去做地主，做花旗銀行的忠實存戶。他們不經正當手續，不循正式途徑，而獲得大批外匯，作自己營私舞弊的勾當。如字中、揚子二公司的舞弊案，即爲一例。聞抗戰期間，有次美對華的貸款，不是某豪門拍胸脯，洋大人硬不肯簽字。由此看來，豪門資本不但不直接威脅到經濟的生命，而且可以影響政治的作風，和外交的路線。這次對日開放貿易，又是他們滾雪球的時候來了。希望政府拿出誠意來，以國家民族爲重，不要給人民的汗血，又灌進了他們的臭皮囊。

(三) 切實施行出口補貼：當外匯跳到一、二〇〇時，政府就宣佈：

進口加稅，出口津貼；試問，有幾個出口商得到實惠和恩典，還不是官僚資本，買辦商坐享其成。現在有個空前的危機，日本對外開放私人貿易後，不但本國市場受打擊，而南洋市場亦將轉到日人之手。以前南洋商在上海訂的貨，現見紛紛的退約了。我們不怪南洋商的狡黠，三歲孩童都知道，同是個銅板，當然買二塊比買一塊適合得來。政府雖然早公布，某些貨津貼出口，某些貨嚴禁入口，但望此能切實辦得到。然一再爽約的政府，騙人的事，太多了，實在難得使人置信。

(四) 厲行關稅保護政策：今年日本預備輸入的，計有硫磺、工業用鹽、飼料、棉花、羊毛、大豆、煤、磷礦、石油、染料、塗料、油脂、皮革等，而最希望我國輸入的是工業用鹽、棉花、大豆等原料。至於日本輸出的，棉紗、棉布、絲織品，人造絲，機械器具，生絲和蠶種、水產物，毛織品、陶器、玻璃等。輸出的對象，當然是中國，與中國市場的南洋。由上開列的貨單看來，十年前的「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東洋政策又捲土重來了。日本人雖然如此妄想，我們畢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國呀！在關稅自主的今天，以我們自己的取捨，利用利用我多年爭取「關稅自主」的武器，切實做到：我們需要的鼓勵進口。不需要或正待振興的工業品，嚴格

略論工業人才之缺乏

潘亢三

限制。

走筆至此，殊感贅舉各點，近乎老生常談。不過，政府能確實做到此點，中國的前途，也就很幸甚！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也無量了！

最後，我要強調，一個國家的計劃與主義，若不腳踏實地的幹去，都是空幻。我們明白美國在今日世界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希望能與美國取得諒解，愈信美國是真正的民主國家，特別尊重自己的獨立、自由、和平、民主；希望美國也能易地而思，為遠東在東亞的中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而設想。我們更相信，美國決不會因一戰敗的日本，而背棄會並肩作戰的盟友——中國。我們堅決反對遠東委員會對日工業水準保持一九三〇年至三四年的議案；須知斯時的日本，正是擴軍覓土的工業全盛時期。美國這樣縱容日本，豈養猛虎，中國決不能為虎添翼；歷史的殷鑒不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的經濟派與美國的金融家，為避免赤色恐怖而西望，而扶助德國；廿年後，法蘭西固然淪陷，不列顛帝國也弄得焦頭爛額，號稱世界樂土的美洲也騷動了。中國誠然不願頻臨法蘭西的命運，更不希望美國做不列顛的化身！

民卅六年八月廿日於飛行館

(一)

我國人才缺乏原因頗多，最重要者有二。一是讀書人太少，而有機會讀書者學校亦未能給以良好之基本訓練。抗戰期內，各學校設備簡陋，學生程度低劣，以及一部份師資之欠缺，事實上無法產生好學生，此種現象，在勝利已屆兩年之今日，並無甚大改善。

同時我國教育對於天才之訓練與培養，甚少注意。頭等好的學校，亦僅能產生一批考試成績比較整齊的書生，對於具有特殊天才的學生，不能使他天才表現及發展，因此埋沒了的天才人物為數不少。

二是缺乏訓練人才的環境。尤其缺乏工業人才環境。我國社會，在抗戰以前，原就是一個虛偽自私的混亂組合，只是在表面上，包着一層舊道德的外衣。抗戰以後，連這僅有的假面具也撕破了。留下來的，是一片無法無天欺騙，壓榨，貪財，和威脅恫嚇的現象。這種現象，現在已表現到空前的露骨。一個人如果想在這個環境裡生活下去，一定先得學會這一套無法無天的本領；否則雖不餓死，亦必氣死。這個社會平時給予大眾的訓練和鼓勵，是往壞的方面走。

這個社會，好比其大無比的熔爐，誰進去，誰就被熔化而變質了。就

是少數特別堅決的「頑固」份子，也僅能守位潔身自好，守着不做壞事的防線。壞人遍滿是，好人難得見，欲得一好人倘如此難，人才自然更不易求，（做壞事的人才當然很多）。現在做伴尚有幾個，實在是國家之精英，彌可寶貴的。

(二)

以上二者，是人才缺乏之一般原因。至工業人才，更有其不發達之特殊原因。（1）政府少獎勵，（2）社會不鼓勵，（3）一般人士對於工業建設之重要性不認識，工業之成就甚少。對於有志趣之工業人員既無大規模專業足供觀摩歷練，更乏偉大工業家為其領導，每日相處着，是幾只近乎模範式的機器，寥寥可數的幾個工人，和各種偷工減料粗製濫造的製造方法。（勝利後在華北東北接收工廠均屬規模甚大，以時局不定，大半仍在停息狀態。）他發現學校內所讀之高深理論，全皆無用，未免心灰意冷。其身為環境擺佈的一部份，則覺老關之闊綽多資，足可羨慕。或覺國營事業之主管，一呼百諾，威風無比。於是想將來如何做老闆，如何做總經理。對於他本份技術工作，則認為是傻瓜所做之優事。其立志較堅，對於技術確有研究和興趣的一部份，則感目前工業條件之不足，環境之不利，無法施展其抱負。於是紛紛逃避現實，或改行，或跑往外國去了。

(三)

學校既不能訓練人才，社會又不能養育和鼓勵人才，人才之不可多得是一定的。但主管部份如能善用人才，愛惜人才，也許還勉強可以保留稍多人才，不致像現在這樣慘缺。主管部份不能善用和愛惜人才，雖不是構成人才缺少的重要因素，但在目前需才孔亟的時候，這似乎是極應注意，而不能聽其存在的現象。

以資源委員會為例吧，他是我國工業人才的總匯，培養的人才很多，但糟塌的人才也並不是沒有。試看該會大小專業幾百單位，其主持人全部是技術人員，甚至各地辦事處處長，也很少由非技術人員擔任。在目前技術人員如此缺少的時候，這批可貴的工程人才，應使他們在技術正途上發展。他們應到工場，機器房，和試驗室去，從事工程設計，指揮和研究的工作，——做工程師，設計師，研究師一類事。而不應把局長，經理，處

長一類行政職務落在他們頭上。他們對於管理原是外行，行政工作缺乏經驗，應酬敷衍更非所好，勉強擔任行政事務，幾年後變了一個三不像而「全能」式的皮毛人物。在資源委員會也許正是重視人才的意思，而不知此種重視方法，正是糟塌和浪費人才。

多少年來，國營事業雖天天唱着要企業化，可是事實上並沒有脫掉衙門習氣。主持專業者，以及專業內部的部份主管者，多少帶有一官一氣。「官」似乎是有權有勢的代表稱，人人愛而希望一做，技術人員亦何能例外？因之一部份抱有「雄心」的技術人員，也就以技術為名，做官為實，變了一羣技術混子，這現象是由於制度不良而造成的。資源委員會負責辦理全國重工業，甚希望對於現行國營事業制度，加以注意。我們不希望僅僅表面的變形，更希望實質的改善，對於現在從事技術工作，以及出身技術的同志們，我要奉勸各位，必須堅定意志，終身從事技術工作。我們不要對現狀消極，現狀是需要我們去改善的，不要自暴自棄，隨便改行，這是一種懦弱而可恥的行為。

(四)

在管理人才方面，其缺乏現象，也是同樣嚴重，雖從事管理工作的人數並不少，但稱得上「人才」的比技術方面還要少。而足以主持專業之管理人才更少。一因主管部份未曾加以應有之注意和訓練，二因管理工作人員之品質太差不夠講究。一般人對管理人員的看法，是辦理普通雜務的人，故把管理工作，看着人人可做的差。誠不知「管理」也像技術一樣，有科學的法則。主管部份，雖明瞭管理的重要性，但對於管理，仍是比較忽略的，這也是工業前的一大障礙。

夫技術與管理，同為經營事業之工具，二者相合而成，不可偏忽。但事業之成敗，實繫於管理之良窳。證之中外工商實業，其失敗於管理不良者多，而失敗於技術者甚少，可見管理之不可不重視，而管理人才之不可不培養。

如將技術與管理工作一簡單的比較解釋，則技術是一種機械式的動作，依照一定法則，一定程序而發出的動作，他是表面動而實際呆板的。

管理是組織（聯繫之意）事業各部份，使其向同一目標工作，而以費用最少，效率最高之方式出之。他表現在外表的，為一個適合於事業而

推動此專業之制度，管理人員，非特別要設計這個制度，並且要監督和協助專業內部分子，（包括機器材料人工，職員等。）就着這個制度的軌道，在一定的速度下向前走。如中途發生停頓或脫節，或鬆懈的現象，應立刻研究改善，故管理是形式呆板，而實際活動的。

技術最終的目標是物質的，他日常處理的對象是機械。管理最終的目標，也是物質的，可是他日常處理的對象是人。機械是死板的，人是活的，於此我們可看出技術和管理的區別，以別二者如何不可偏忽的道理。

在戰亂後的工業，技術困難雖有，但都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為一切設備，機器，製造方法，都在外國已有現成的一套，在外國可用的機器，如移裝我國，同樣可用，只要工作條件够，他一定同樣能不斷的工作着。管理方面似乎不同些。管理所用的一套制度，是呆板的，但用這套制度以及受這套制度束縛的人是活的。活的人誰也不願受呆板的約束，這是人的天性。在我國一般人更好破壞制度。大的社會，小的環境都鼓勵人們不守

多數統治之道

章文煥

多數統治是民主政治一個不可缺少而最難運用的基本原則。然而這一個原則，却不幸給那般做民主運動的人們忽略了，通常大家意識裡面恍惚

有一種迷信，以為民主政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多數決定的事情，少數者只有服從，不許有另持異議的餘地。在中共的控制區內，常常用羣衆大會多數表決的方式，清算那些有資產的無辜地主和有嫌疑的知識份子，而自詡為民主，最近學潮聲中，學府裏面也有持多數，審判少數，毆打少數的粗暴行動。最不會健忘也最可惋惜的，就是一部政協的決議，毀壞於中共成受國民大會多數的威脅和爭取四分之一少數不決權的失敗。現在離大選的時間不遠了，新的立法院和國民大會都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多數與少數的糾紛，這些糾紛直接可以影響到今後民主政治的生長。錢實甫先生于七月十三日在大公報星期一論文論民主的基本原則一文中對於這個問題

提供法，因此任何制度在我國總是最不易得通的。管理問題於此顯較技術問題為嚴重，而良好管理人才之培養，益為建設事業之基而不可忽略。

(五)

總之，我國工業人才缺乏，其根本解決有待於：教育情形之改善，社會風氣之改良，以及工業環境之建立。這些都需要時間的。目前救急辦法是：（1）現在僅有的少數人才應注意愛惜善為利用。（2）加緊訓練新人才，管理人才不應忽略。（3）技術人員，認清自己責任，不要自暴自棄。

末了筆者須聲明者本文內一再提及資源委員會，該會為主持全國重工業建設之機構，責任最重，工作精神一向很好。過去抗戰期間，在後方舉辦各種工業事業，艱難困苦，早為全國人士所稱道。勝利後該會事業擴大，何止十倍百倍。其範圍愈大，責任愈重。國人對其希望彌切。故敢以愚見坦率寫出，絕非存心指摘，故意批評，尚乞該會鑒諒。

不少寶貴的意見；本文願就多數統治之道作進一步的探討，貢獻給國內學術界和從事政治的人士作參攷。

根據民主政治的原則，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各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如不經他本人同意，不能給他以任何統治；同樣，任何與他個人有關的公共事情，如果未經他同意決定，即沒有強迫他服從的效力。所以一切政治問題都須徵得各人的同意，然後才能實行，這就是同意政治 rule of consent。所謂同意也就是社會所有份子一致的同意 Consent。這也是古代民主社會內解決公共事務的唯一方式。古羅馬的元老會就是用這種方法決定當時國家的措施，晚近波蘭的國會還曾經適用過一個相當時期，但是全體一致同意的的方式，事實上往往因二兩個份子的反對而打破爭辯的協議，將公共事務干礙而不決之中，對整個社會實在有很大的妨礙。在羅

馬元老會時爲了要達成一致的結果，常常被迫採用一種可笑的措置，奧都時元老院常以規避的方式，打倒維大留斯 V. Kraljic，大家同時做出一種可怕的怪聲，讓主席無法聽出各人所說的是什麼，這樣的議決，雖然在表面得到一致的結果，實際上給予一部分人以難以忍受的強迫。人們經過這番痛苦的經驗教訓，才開始放棄一致同意的原則，退而求其次，而取決于多數人的同意，就是說多數同意就可以代表全體人的意見，人人都須受其約束。這叫做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

人們爲什麼願意採用多數統治，這有好幾種原因，晚近英國政治學者指出很詳細：

第一，某個個人或團體的重要性如何，客觀上不能估計，捨此不論。多數人在體力和智上歷久握有壓倒的優勢，到最後是用軍隊。

第二，因爲根據民主的原理，每個人的良知 Conscience 和他人有同等的價值，因此常常發生疑問，究竟那一個人是對的呢？多數統治有更堅強的要求。

第三，全體一致的同意，不可能達到。

第四，如承認少數人有統治的權利，困難就發生了；究竟那一個少數派有統治的權利？若給一切少數者以平等的統治，那末社會的統一必遭破壞了。

從上述理由，可見多數統治是民主政治一個不可缺少的原則。但是這一個原則，對於少數者的自由顯然互相衝突。民主政治是主張同意政治，多數統治是根據什麼理由呢？據契約說者的見解，多數統治原來就是全體一致同意的契約結果。而且必須得到全體一致的同意。因爲全體人既經一致同意採用多數的決定，少數者即使受多數的統治，乃是出自自己的同意，仍能符合民主的原理。不過，當人們訂立這個契約的時候，假如有人反對採用多數統治的原則，那怎麼辦呢？在盧梭看來，那些不贊成的人只有離開國境，否則，他們就是默認接受多數統治了。這樣說來，多數統治多少總要乖違民主政治，所以盧梭曾嘆息地說：『若就名詞的嚴格意義說：民主政治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將來也不能真正實現，以多數統治少數人是反乎自然的。』

四

但是，這種反乎自然的多數統治，是不是沒有補救的餘地？多數統治是不是可以爲所欲爲，絲毫不顧慮少數人的自由？民主政治除了多數統治原則，是不沒有其他的原則？我們對於這一連串問題的答覆是反面的。我們認定多數統治是民主政治一個不可缺少的原則，然而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尚有多數統治之道，而爲民主政治同樣不可缺少的原則，這些原則有的經過人類理智的發掘，制定了共同遵守的法律，然大部分仍在政治道德領域之中，我們現提出三點來討論。

第一，普遍意思 General will

民主政治應該有一個理想的原則，就是實現普遍的意思。所謂普遍意思，就是完全以社會公共利益爲着眼，超出一切私人利益的一種意思。和普遍意思容易相混的，就是全體意思，全體意思乃是各人計較私利的意思，在一個會議上，有時大家因利害一致也可得到一個全體同意的決定，那只不過是特殊利益的總合，並不是普遍意思。人們受普遍意志的支配，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也許是一種犧牲，但是因爲人人都作同樣的犧牲，也就是人人沒有作任何犧牲。所以普遍意思是管理衆人之事的至高原則，亦可以說是主權。投票的目的，就在探求各人對此項普遍意思的見解，各人就這一點投票，然後由計算票數的多寡，即可求出普遍意思的所在。但是我們也不能認爲多數決定就可保證普遍意思的實現，盧梭有一句話：『作成普遍意思的要素，並非投票時數目的多數，而且被他們共同利益聯合起來的。』這句話，並不是反對民主投票，而是說：一切多數的決定未必都有普遍意思的性質，普遍意思唯有多數者用多數決謀共同利益時乃有實現之可能。這種陳義過高的論調，也許不是那般極端多數統治論者所悅服；然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缺乏這種精神基礎，將變成一種比君主專制更不能忍受的政體。因爲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君主一人自私，人民所受損害有限；而在民主政體之下，多數人自私，少數人所受的損害，那就不可言語形容了。如所周知，若干國家由於種族宗教和階級的分化，政黨都自命代表某一階級或集團的利益，爲某一階級或集團的利益而奮鬥，多數決定變成某個階級或集團爭取利益的工具，而忽略它求普遍意思的目的，這是古今來民主國家衰敗的原因。

五

第二，反對原則

民主政治是探求普遍意思，但什麼是普遍意思，因各人判斷而有不同；人類是有成見的動物，多數者也許會堅持自己的意見，是千萬萬確的真理，其餘反對的意見都是異端邪說，就在壓制之列。所以古來許多民主國家，持特殊見解的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往往遭受羣衆的殺戮。如易卜生國民公敵所記載的事實，使人望而生畏。這種壓抑反對意見的惡果有二：第一，是阻遏真理的發現。第二，是斷喪民主政治的本身。對於第一點，十九世紀的彌兒爭辯得最精采，他說：如果這種被壓迫的意見是對的，他們就失去了改變他們的錯誤而就真理的機會。如果是錯誤的，他們就失去了一種可以使真理更清楚而活現的機會；因為只有當謬論的見解與真理互相衝突時，才可以使真理愈研愈彰，這種利益幾乎也不亞于前一種。其次，民主政治以多數統治為基礎，但並不是多數者永遠統治少數者；少數者所以接受多數的命命，是因為少數者用不斷的反對與批評，等到一般人信服以後，有從少數變成多數的機會；倘使多數者一旦取得多數以後，自始壓制少數者意見的發揚，少數即失去競爭的武器，永無變為多數的可能，民主政治遂窒息而不能進行。所以在民主政治之下，容許反對言論意見的存在和承認多數統治的原則，同其重要。在一般民主國家除非萬不得已，對於這些反對的言論出版，向來是持不干涉的態度。甚至有有意培植它們存在。在一九四〇年英國對德宣戰之後，保守黨內閣首相張伯倫，立刻致函工黨領袖艾德禮，要求工黨（少數黨）在議會停止反對，組織聯合政府共赴國難，為艾氏所拒絕。艾氏的理由是：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兩黨對立是英人政治的特色。倘使開戰之初，即停止議會的反對和批評，無異承認民主政治不及獨裁政治，英人所持以作戰的精神基礎，勢必動搖。況且在議會之內有了反對的言論，尚可督促政府加強作戰的努力。所以戰爭初期英國反對言論照常進行。最近英國工黨內閣發生了少數叛逆份子以。在議會中極力反對本黨政府的措施，工黨並不藉黨內多數的決議壓抑這部分人的意見，第一個理由就是工黨覺得本黨措施有未盡善之處，由本黨議員在議會中提出反對，較之由別黨議員提出反對，更可使人民對工黨的民主精神發生良好印象。同時政府還可以利用這一部分反對的勢力，在對外交涉上作有利於己的談判。不久以前，華萊士發表攻擊政府的歐陸旅

行演說，有人主張取消華氏的出國護照，有人主張開除華氏的民主黨籍，可是杜魯門總統一例保持緘默。國會也沒有積極壓制的動作，這就是民主國家保持民主之道。最近美國繼續不斷的清除政府內不忠實份子；這一次措施，不無可疵議之處。不過倘使我們放眼一瞥這些不忠實份子對民主政府所造成的破壞行為，實在還有保留批評的必要。反之，我們再一讀蘇聯近代的革命史，波爾雪維克人把多數統治變成制少數的鐵律，使任何反對黨的決議的人士，都不能在蘇聯有立足的餘地。最著名的就是托洛斯基的被逐，共產黨人這種用多數專制來剪除黨內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的作風，和革命前沙皇用以對付革命黨人的殘暴手段，似乎很難有區別。拉斯基 [Laski] 教授在他的共產主義論中說波爾雪維克人所用的辦法是古羅馬教堂法，這是很確當之論。所以我們要建設一種真正的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多數統治固然應該尊重，而少數者的反對言論和意見，尤有盡力保障的必要，否則，所謂民主政治將壓迫異己，否認真理，最後破壞民主政治的本身，這是作者所以不厭其煩要告誡我們今日作民主運動的人士的。

六

第三，容忍原則

每一個個人或一羣人對公共事務都有他們的意見，而且都可以在團體取得多數，實現他們的意見，這是民主政治的優點。但是在某種社會內，有某些在宗教上，種族上，階級上情狀特殊的少數人，他們無法在團體內取得一個多數的地位，他們永遠處在與他們情形相異的多數統治之下，沒有實現自己意見的機會，這是民主政治的缺點。為補救這個缺點，所以多數者容忍少數者的意見，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原則。霍布斯在他的社會正義論特別指出：民主政治於自由與平等之外，含有第三或綜合的原則，此原則可稱為共同原則 Principle of community 就是為此精神所鼓舞的團體之內之一切差別，包含並附屬於較深廣的團體之內。在團體中，沒有任何一部分棄之於外，不能僅因為這是有色人，或德國人，或羅馬教民，或流落勞働者的意見而置之不顧。更廣泛言之，多數者的意見，固有相當的優勢，亦須有一種經常的努力以使其意見與少數者的意見調和。這種調和少數意見的精神，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政治道德。因為照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民主政治的至高原則。是在求普遍意思，什麼是普遍意思？也許因各人判

斷而不同，一個處於少數的人羣，原於他們對公共利益具深刻的透視而提出一種有力的反對主張時，多數須有予以採納的雅量。范納有一句話：我們要保持民主政治，非但愛之，並且為保持之故，而犧牲我們其他的所愛。這並不是說，多數者不能自動作有益公共的行動，而是在多數有所行動時，要容納少數人的意見。我們的願望有時因少數者的激烈反對必須約束全部或一部，留待將來全體人民思想信仰有了改變時再行提出。所謂「漸進」(Gradual)的方式。英國民主政治所以得到健全的發展，就是英人尚容忍；切忌急劇的改革，多數的行動，總設法徵得少數人的意思，而不採壓服的手段；同時少數者也覺得多數者的行動值得同情，而樂於支持多數的主張，社會在和平狀態下邁進。

國家與人性

吳恩裕

國家應不應該取消？能不能取消？回答這些問題要先看：國家是否和人性衝突？也要看：國家是否是人性的基本要求？以下我們逐步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以為：在人類有私產伊始，私產未嘗不是幫助實現基本人性，幫助提高人類文化的制度。但到了某個階段，私產把整個人類劃分成兩個集團，其間有着不可填充的鴻溝。它幫助某一集團無限度地「改進」其物質的生存。但隔在鴻溝彼岸的另一集團，則並「保持」其物質的生存而亦不可能。到了這個階段，就整個人類的立場言，私有財產制度可以說是違反人性的發展了（因為它使另一集團的人不能「保持」其基本的物質生存）。也可以說是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因為它造成了壁壘，鬥爭，浪費等）。所以，私產制度和人性及人類文化的關係，乃是：始而有幫助（雖然可以不必必要它的幫助），繼而發生衝突，終則阻礙，甚至於鬥傷人性與文化。

但國家與人性的關係，假如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體上，和人性與私產的關係相反。就國家的來源說，也許它的成立是由於戰爭，奴役，暴

七

從以上諸端，我們可以看到民主政治下多數與少數相處的原則。這些原則就暗示：民主政治所以採用多數統治，並不在於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而是在於全體人民的普遍利益。這種高尚的民主精神，在近年來由於社會的種種分化因素的存在，人們猜忌心理的加劇，日趨於衰頹。因此少數否決權的主張逐漸盛行；然而少數否決權所造成的議事阻礙，較之多數統治所造成的侵害少數的行動，或更難忍受，容另文申論之。我們認為多數者遵守多數統治應遵守的原則，較之少數的否決，更可促進民主政治的健全發育。

力，榨取，壓迫等。而就此諸點言，國家實不免是（就整個人類言）違反人性的制度；因為它支持奴役，榨取，壓迫等反人性的關係。但國家卻有另一意義，即：「國家乃是用公共強制力（Public Coercion）來治理衆人之事的機關」。必需加上「用公共的強制力」字樣，否則國家便無以自別於其他社團。這種意義的國家，是有助於人性實現及人類文化發展的。何以呢？如果把「衆人之事」解做：整個人羣的事，則人類既營共同生活，則必有以治理之；否則，必致雜亂無章，禍亂相尋。如果把「衆人之事」解做：衆人的事以與私人的事相對待，則人類除了可有不受理的私事外，還有私事以外的，衆人之事的「公事」，而這些公事，也需要有所治理。如無治理，則將無所謂公事的進行，亦即等於無社會生活，而人性的實現，文化的發展，必亦無法進展。所以，無論「衆人之事」做何解釋，它都需要治理。

但所謂治理，不一定是消極的約束，而是積極的改進。有人把國家看成一團解紛析疑的機關，這種見解祇是把國家視為一個司法的機構。實則，國家當然有一部分斷疑解紛的工作，但它的重要使命，卻在於積極地提

倡，發展，建設一些事業。例如發展自然富源，以提高人類物質生活的水準；提倡教育，美術，以求人類知識的增進，與精神的淨化。消極方面的治理功用，固然可以修理人群生活，俾使人性無阻礙地發展；而積極意義的治理，則可以提高人性實現的速率，以逐漸達到完滿的境界。所以，國家的治理作用乃是調協，促進，人性實現的作用。所謂「公共的強制力」云者，並不是暴力，而是導源於人民，人民公共同意，人民公共運用的一種合法的力量。在治理的消極與積極意義上，都自有此種力量存在的理由。

因此，我們斷定：這種意義的國家，不但和人性衝突，而且有助於於人性的實現與進展。基本人性的圓滿實現必需要秩序，國家即為取消混亂，維持秩序的工具。基本人性的圓滿實現也必需要集體努力，國家便是組織集體力量的機構。所以，人類的「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慾求，必須有上述意義的國家的工具，而上述意義的國家，也是與基本人性不違背的機構。

不過，我們在這裡卻要提出幾個值得注意之點，而免誤解。

一，上述意義的國家，如果有人不願意把它叫做國家，那麼，可以把它叫做「政治組織」。我認爲：政治組織，猶如經濟組織一樣，它是適應人性而產生的組織，人類似乎永遠不能取消它。

二，上述意義的國家，祇有是組織上，制度上，說明它的性質。我的描繪與敘述可以說完全是抽象的，我不但不是在人類歷史上某一時期一國家，而且我認爲歷史上已有的國家都未能充分地，正確地實現上述國家的功用。我只是說：祇有上述意義的國家，纔是不違人性實現的國家。過去的國家就表面上看，也未始不是一個「用「公共」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的機構；但因爲過去的國家擁護私有財產制度，捲入階級鬥爭的漩渦，所以「公共」的強制力變質爲「私有」的階級壓迫力，而特別發揮「治理」的消極功用，沒有，並且也不可能，充分地發展「治理」的積極意義。馬克斯所要取消的國家，就是這種配合在私有財產制度背景中的國家，而非我們上述意義的國家。任何人（連馬克斯也在內）似乎都無法否認人類永遠需要一個「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的機構。只要我們認爲

上述所謂「公共的強制力」，所謂「治理」，所謂「衆人之事」的意義，則這種國家或這種「政治組織」，乃是實現基本的人性過程中，亦即人類實現求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生存慾求的過程中，所必需的組織。

三，也許有人說：「國家妨害世界和平，所以應該取消」。但這些人所謂國家，乃是指各自爲政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我們所謂「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意義的國家，則並未包括必須是：各自爲政的，獨立的，及主權國家。也許又有人說：「無獨立，無主權，便根本不成其爲國家」！對於這些布但，奧士丁的信徒們，我的回答是：「那麼，我還是我上述意義的國家，改名爲「政治組織」罷！」共產主義的社會也好，世界大同也好，我們上述意義的「政治組織」，總是必需的。若沒有，就等於亂七八糟毫無秩序及安排的混亂集團了。若有人主張應該沒有上述的「政治組織」，那麼，這種人就是「回到自然」，「無治」的主張者；而「回到自然」，「無治」，在文化進步到今日之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後，讓我用幾句話把全篇大意結束如下：

人類基本的性質是他們的「自求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慾求；這慾求不能被取消；實現這種慾求需要生活必需品的耗用；但私有財產則是與基本的人性偶然的姻緣，實現基本的人性不一定必需它；有了它之後，還早總有一天會發現它對基本人性實現的妨礙；歷史上的國家大體與私產制分開，馬克斯便主張取消與資本主義連繫着的國家；但國家還可解做：「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的機關，這種國家也可以叫做「政治組織」，這種政治組織乃是人類在任何時代，地域，求圓滿地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生存之所必需；它既不妨害世界大同理想的實現，也不阻礙世界聯邦制度的完成；因爲它並不堅持是主權的，獨立的，各自爲政的集團；既使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完成世界聯邦的制度，在各地區也必都有「政治組織」。總之：人性（基本的人性之實現）是與政治組織不衝突的，人性需要政治組織，需要與私有財產關係離異的政治組織。

七月十八日，北平，沙濤

沒有自由的平等

錢實甫

(一)

「民主」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的歷史雖屬相當悠久，可是直到今天，其成就並不很大，隔理想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主要原因，是在它的實踐上仍然保有兩個重大的缺點，未能消除，甚至引起了一些很流行的偏見，各自認定本身的正確而否定別方，妨礙着它的正常發展。

其一，人類的生活本是多方面的，很難嚴格的分成若干獨立的部分，並使其彼此之間全無影響。假如我們接受「民主」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話，便要全盤接受，不容割裂。由於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兩者的同等重要，以及這兩者間的密切關係之無法分開，只求其一方面的民主化雖屬可以，但究竟仍是顯而不全的，沒有多大的價值。因此，可知我們習見的「英美式政治民主」或「蘇聯式的經濟民主」這些說法，不過表現其尚屬狹隘的意義，還在沒有成熟的階段。而它們彼此之間的歧視，都只是看到兩盾的一面，未能窺見全豹。

個人更以為「民主」既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即是一種新的制度，則不如直截了當應用「民主制度」一詞。以作我們改造或建設的目標，似較確實。比如我們今日一致要求「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誠然不錯，但進一步思想只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不管經濟方面改革，是否合理，則頗值得考慮。今日的英美，軍隊早已國家化，政治更屬民主化，却被世人譏刺它們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堡壘，原因就在有了政治的民主化而缺少經濟的民主化。我們只以此為足，那便無異是預備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關於這一點，本文不打算多說，以後再談。

其二，「民主」一詞的涵義是無定型的，見仁見智，各有說法。但我們從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再從它的實際內容上去考慮，無論怎樣解釋，至少是必須包括着「自由」和「平等」這兩個根本的要素。而且這兩個要素，又是無法分開的，其間的依存關係之密切，更屬不能偏廢獨存，若

是用其一而捨其它的話，則將失掉其義。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人們最初所爭取的只是自由和平等，以求解放；爭到了若干的自由平等之後，才萌芽出民主的制度。可見民主是由於這兩個種子而生長的，今日要丟掉一個，實不可能；為着保持其能得正常的發展，更不應該。這一點，本文也不打算多說，以下專就自由與平等兩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自由對於平等的關係一點，作一說明。

(二)

由於以上所說，「平等」是不能離開「自由」而存在的。其原因，可從三方面去說明。

第一，自由是平等的源泉。

(一) 平等是起於自由的創造；只有自由，才可以鼓勵人民去爭取平等，人類天生便是不平等的，所謂天賦的平等，只是學者們的想像，而非事實。先天的才智本不平等，於是便引起了後天的許多人的不平等來，使大多數人過着極其悲慘的生活。由於大多數人的醒覺，要使人為的後天不平等現象絕迹於人間，再進而要求先天不平等的怎樣作一合乎平等原則的處置，則須先從舊制度的積壓之下解放出來。這一要求解放的努力，便是自由的爭取。沒有自由，對於舊制度不能批評，不能反對，根本便無從改造，解放的要求何從而得？不能解放，平等當然無從爭取得到。

從歷史上來看，在爭取解放的過程中，總是着重自由而把平等放在次要地位的。古代希臘的哲人，便已提出了民主的要求，要從舊制度的解放之下而獲得自由，可是他們却相當忽略平等的意義，而主張保存奴隸制度。這時的奴隸毫無自由可言，自然便沒有獲得平等的機會。近代的民主國家同樣如此，比如第一次大戰以前的英國，已屬全世界的民主典型，幾次選舉改革案通過之後，便認為已是「普選」，已屬「民主化」了；然而却還有佔全人口一半左右的婦女，並沒有獲得相同的解放。未被解放的婦女

無自由，她們便努力爭取政治的自由（參政的自由），一旦獲得，才和男子在政治上處於平等的地位。可見自由是平等開導力，非有自由，平等絕無來源。

(二) 平等必須是自決的而非他定的，才合乎平等的真義。平等既起於自由的創造，則必須先有澈底的自由，讓各人都能舒暢的發揮所見，表示他們所需要的是怎樣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否則，在大家之外另有一個特殊的機關或人物，不先經大家的同意，也不隨時徵求大家的意見，甚至不許大家表示任何意見，完全由它或他去規定，則各人所得的權利儘管完全相同，似乎已屬平等，其實仍不平等。因為那個掌有決定賦予各人平等之權的特殊人物，其所享用的大權，便是超越於各人之上的特權，這平等又從何說起？

平等是一種權利，為衆人所享有的，決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種「恩惠」或「賜予」，則又何必要有一個特殊的機構或個人存在，主持其事。凡屬一種階級制度，便是不平等的，其不平等乃是來之於各階級所享權利上的差異。民主制度首先要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如果仍然保留着權利上的差異，則與舊的階級制度何異？那又何貴乎有此一番改革？世界上斷沒有黑暗的光明，也就不可能產生「欽定的平等」；不平等的平等，無論怎樣的巧辯，仍是真正的不平等。

(三) 平等是生長的並非靜止在某一限度而不變化，或不需增進。平等的適用方面很多，却不能一蹴而及，從歷史上來看，都是逐漸發展的。比如從公民的平等發展到政治的平等，更輔以社會的平等，似乎便已够了；但進一步還須實現兩性的平等；再更進一步還須實現經濟的平等。已獲平等待遇的人，或在現有平等制度之下而可獲利的人，自然還不感覺到既存平等的條件不夠；但從其他未獲平等待遇的人，或在現有平等制度之下遭受損害的人看來，便會感覺到大有改善的必要。這種改善的要求如何提出，則只有先賦予自由的權利，讓各個人可以任作不平之鳴。可見表示不平的自由，乃是改善平等的先決條件。

(三)

第二自由是平等的內容。

(一) 沒有自由的平等，只是一個形式，並無實際。這種只有軀殼的

平等，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是整齊的，各個人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但如果各個人都受着相同的嚴格限制，也可以認為是平等的話，則平等也就不足為貴了。像中國這一階級屬性不強的社會裡，兩千來年專制制度之下，除了皇室和極少數的特殊人物之外，一般人民大致已屬平等的；然而我們却認為這樣的平等全無意義。主要的原因，乃在形式上的平等不能發揮平等的真義，而給某些人物留下一個特殊的機會，形成特殊的權利，打破平等的界限。

近代人所重視的平等，以政治上的權利為主，尤其側重選舉權的平等享有，假如一個國家，其公民不因種族，宗教，性別，階級而有差別，一律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是否便屬圓滿了呢？從形式上來看，自然無法指出它的不平之處來；若進一步去考慮，却可以發見出這種形式平等之無用。沒有自由的平等，可能給予選舉活動以一重大的限制，即指定選民只能選舉某些被提名的特殊人物，這也就是限定選民不能隨心所欲去選舉他所願意推薦的人。於是在各人一票的平等原則之下，其真義無異只是給予每個人承認特殊分子當選與否的相同權利，這與專制時代的人民享有歌功頌德的相同權利完全無別。比如西班牙最近由佛朗哥欽派的投票，全國公民都有決定繼承法案的相同權利，是平等的；由於不能自由發揮各人的意志，只可於獨裁者所指定的兩個意見之中任擇其一，則這種平等又有何用？

(二) 平等只是指的量，自由才是質。平等所涉及的範圍，以權利的方面為主；自由則以意志的，精神的活動為歸。人類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權利上與物質上得到滿足，意志上與精神上不能暢舒，仍屬不理想。各個人有了權利享用上與質享受上的平等，雖比以完全沒有的為好，可是已有之後，還是不能滿意的。比如刑事犯的被禁，國家對於罪犯的物質生活，不但不予以限制或剝削，反而給以無價的供應，更優待於對非罪犯的普通人民。至於權利方面，公權即受褫奪，私權仍然存在。罪犯們在衣食無慮的情形之下，何以仍會感到苦痛呢？主要的理由，乃在意志上與精神上的受着打擊，也即是自由的被限。現代一般國家已廢體罰，且更注意衛生的設施，生理上的痛苦是不會有的，其痛苦完全來之於別方面。因之，這種拘禁的生活，又名之為自由刑。單從物質生活上來說，罪犯與非罪犯不但平等，且受優遇，其不平等的焦點全在自由的有無一點。

一般極權的國家，對於人民物質生活的剝削，往往比民主國家更甚，而各人所享受的待遇之別，也沒有如何重大的差別；由於缺乏自由的緣故，使人感到和坐落沒有根本的差異。過去的賢明帝王，也曾不惜粗衣惡食，與人民共其甘苦，並且還能允許人民略發揮不同的見解，這豈是理想的制度？可見我們除了求物質上的平等以外，還要求精神上的自由，才是理想的生活。

總之：沒有自由的平等，乃是一個沒有內容的軀殼，沒有實際的形式，沒有靈魂的肉體。而事實上，則是不平等的，因為這種情形是為的，那造成這種情形的特殊機關或個人，與眾人相比，便是超越平等限度以上的另一個團體。在一個團體或國家之內，有兩種同時存在：一是接受平等待遇的眾人，一是決定給平等待遇於眾人的特殊分子，在這兩種人之間，實已構成了一個不平等的現象。要大家能夠自決其平等的待遇，才是真正的平等；這種自決力，便是自由。

(四) 第三，自由是平等的保障。

(一) 平等的有無，必須自由才可以保障。平等如果不是來之於自決，而出於恩賜或給予等的他定方式，則可有可無，毫無把握，完全會受着他定者一時喜怒愛憎的支配。這種情形，不獨根本上顯示出了不平等的事實已經存在，且更足以說明已有的平等可能隨時受着限制，威脅，剝奪；更進一步，尤其可能造成完全不平等的待遇。沒有自由，便不能自決，也就是不能自保；今天的平等無法期其明日必存，希冀的平等不能望其他日必現，則人們必須為着已有的一點可憐的平等待遇，而隨時就心。有了自由，則可以安心的享受。我們固然不能預感明日可否保持今日已有的平等，但却可以預料明日必能保持今日已有的平等；因為不幸而萬一減少或喪失的話，我們可藉自由的力量去要求，去爭取。同時，有了這一重有力的保障，一般野心家也就不敢妄生他念了。可見沒有自由的平等隨時都會使人就心，能有自由的平等則可以使人安心。自由是人民固持其已得平等的一個保障。

(二) 平等的意義或範圍並非固定的，由於時代的不同，往往可以產生新的解釋，認為已有的平等仍不完全平等，另有變質的必要；或發覺已

有平等範圍太狹，另有擴大的必要。這種變化，乃是一種積極的保護作用，保障其可以盡量發展。其來源，則只有歸之於自由。各個人沒有自由，便不能充分表現他們的意思，雖已發見其中須有改善的地方，也只能在涵蓋中靜靜的期待着，而不敢外講。至於有權決定平等內容的特殊人物，即令他是極端賢明公正而為眾人着想的，實屬一副副屬，見識有限，決計趕不上眾人的共同考慮。而且既屬特殊人物，其考慮往往只是間接的，更其不如讓眾人直接去考慮為安。比如以往的平等只是適用於男性方面，若就全人口而論，包括女性來說，仍屬不平等的。這種編狹的平等，假如不許任何人表示意見，而當政者又誤解於此已足，則男女的平等又從何而來？其次近代一般民主國家已有了政治上的平等，却缺少經濟上的平等，若也不許不平等者表示意見，則經濟上的不平等即無機會消除。可見無論它是量的擴大或質的改善，都須有自由為其保障，才可以期其順利的發展。

(五)

沒有自由的平等，是沒有源泉的，沒有內容的，沒有保障的僵屍，毫無生氣可言。缺乏生氣的平等，則受者也就會感到全無生趣了。

沒有自由的平等，我們可以說它只是一種「服從的平等」。各個人無自由，不能表示自己的意思，無論有無或多少，改善或擴大，都須受着眾人之上的賜予，服從他的指定。這樣的服從，其實也就是盲從。任何人不許考慮，不許發見，不許流露，不許要求，不許反對，只能懷着「願蒼天早生聖人」的心理去期待，則又何貴乎平等？而這於平等，正如奴隸制度之下的民主一般，根本便是不平等的。

徵求基本定戶：

請直接向上海(5)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訂閱，當按期寄奉，預寄國幣三萬元，六萬元，十萬元者，則按該期售價八折半，六折半，五折計算，如款盡，當另通知。

民主論壇社啓

我所知道的農村

鄒文海

大家說農村破產，但是農村究竟破產到怎樣的程度，沒有一個人去充分研究它。最近以來，都市問題的刺激性吸引了一般人的注目，股票的忽漲忽落，物價的乘輕氣球上昇，工人鬧生活指數，工廠爭分配原料品，形形色色，大有使人應接不暇之勢。由是農村更被冷淡，連農村破產這個老調也沒有人再唱了。其實農民在怎樣的呻吟，地主在怎樣的典賣，確實是個值得留心的現象。這樣大量的人口在不安中度日，對於國家的基本不應該是個小問題呀。

我們的經濟始終沒有脫離農業經濟的形態，就是說分工的原則並不太精細的。一般的農民，不問其為男子或女子，大多兼任一種副業。我們假使調查一般農民的生活狀況，知道他們有的同時是木匠，有的同時是泥刷匠，有的同時是漆匠，有的同時是竹匠，有的同時是石匠，有的同時是裁縫，而少數有智識的農民，甚至同時是教師或醫師。在我居住的鄉村之中，星相與地以及羽冠之流，也是由農民兼任。我相信十之八九的農民，不是單靠田地的收穫在那裏度日。至於女子，有的幫傭，有的養蠶，也有的拿針線。他們雖然都有副業，但一到農忙時節，依然回到田地裏去，所以他們還是以農為主的。

在抗戰之前，這一輩亦工亦農的勞動者，雖然說沒有過舒服的日子，但不至捱饑受餓。尤其都市附近的農村，因為好多的作場可以吸收季節工人，一般人的生活更有恃無恐。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時的農民直可以說在天堂之中。抗戰以後，季節工人仍有出路，而且增加了走單幫的財源，農村的生活亦許更為富裕一些。但到了勝利來臨，一切的情形大大不同了。農民的副業，因為一般人生活標準的降低，無形中就沒有出路。很少人要起新屋，很少人要添新衣，尤其在農村之中，這種情形更為普遍，由是農忙時節一過，許多人變成一半的失業。這一點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

是很大的。我們的農民，每戶分到的田地常不足十畝。平均每畝產米以二十石計算，十畝田產米不過二十石。去除租米以後，純收入不過十二三石。以十二三石養活五口之家，吃糧有時尚嫌不足。沒有副業的收入，一家的生活實在可以憂慮了。

個人生長於農村，對於農村的情形雖不作調查與統計，因為接觸較多，故印象極為深刻。記得十七八年蠶業失敗之際，農村的經濟就為之中落。這本來是無足怪的，蠶桑的收入，在農戶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一旦斷絕，當然是個利害的打擊。其他的副業，對農戶也是一樣重要的。副業不但使農戶增加收入，而且使農戶減輕口糧，因為工作的時候，他們就食於雇主。副業一無出路，農戶就完全要靠這十二三石米來維持一家五口一年的生活，甚至婚喪喜慶的額外支出也要包括在內，如何能不把各人的生活降到半饑餓的程度？

農民的副業沒有出路，這是勝利以後受到的第一個威脅。我們現在保護工資的政策，使這個威脅更為嚴重。工廠以及作場，因高工資而緊縮範圍，工業對於剩餘勞動的吸收力極為微弱。從農村中流浪出來的季節工人，到都市中再嘗了一遍失業的痛苦。

其次，農民頗受平價的損害。我曾經說過：不完全的無計劃的統制是有害的，單獨抑平米價即為其顯著例證之一。在本年二月中，米價與其他物價相比，米價實在要低的多。而這種現象之造成，決非出於自然，大半由於人力。一般輿論的看法，認為這是極其合理的現象，所謂升斗小民數，因為米價之抑平而比較容易生活。殊不知升斗小民尚屬我國人口中的少數，依賴米價以為生活者反屬我國多數。米價的抑平，等於降低多數人的生活以供養少數人。三月以後，米價因無法再抑而突然猛漲，甚至漲的領導了其他物價。但這個時候，農民的米早已出手，得其利者不也少數米商

所謂賤賤傷農，過渾大抵類此。一般農民，常常要被迫的出糶其廉價的米糧，以購買高價的用品。這一點對於農民的影響還不算很大。現在的農民雖然不能像以前一樣的自給自足了，但他們還可以減削他們日用品的需要，以示對抗。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情形總是增加了農民艱難的程度，尤其米糧有餘的自耕農，吃的虧更爲顯著。很多的所謂地主的沒落，都是在这个方式中造成。能收一百石租的人，以前亦許是中小康之家了，而現在是一樣不能維持溫飽的生活。

再其次，國家加於農民的負擔特別沉重。徵役徵實是我們大家知道的農民負擔。其實除此之外，不知道有多少的義務役和特別捐。我這次到鄉下去走過一次，知道他們要看守鐵路橋，要加入鄉的壯丁隊，要分攤各種各色的捐款。一個保長，一個鄉長，儘可使農民畏懼了，祇要有名目，這許多不能講話的駱駝總是不聲不響的把一切重量肩負起來。

即以徵役和徵實兩項來說，在農民已是不堪勝任的負擔。徵實的數額，現在是每畝田穀三十五斤，均由土地所有人繳納。地主的田租，平均不過每畝田五斗，而徵實的數額幾達其收入三分之一。因之有一頃地的人，每年的收入不過米三十石，這與戰前相較，僅達其收入的半數。講到兵役，常使適齡的壯丁人人自危。我們的農民大多是忠厚而保守的，要他們參加戰爭，總是視爲畏途。「自古征戰幾人回」，敵人蹂躪的印象還是很新鮮的，有的夫婦父子還剛剛團聚，如何還肯去嘗生離死別的滋味？所以徵兵的數額雖然不高，而受騷動的範圍則的確很廣。更兼不肯的主持人，從中敲詐勒索，使無辜的農民還要蒙受經濟上的損失。這種種，在戰時已是普通流行的事實，現在不過舊劇的重演而已。

因此之故，現在的農村所受的損失是雙重的，在收入和支出兩方面，統統使他們的家庭預算無法平衡。收入的一方面，因爲副業的沒有出路，因爲米價的被抑平，無形中減掉了一半；支出的一方面，因爲徵實徵役，因爲日用品物價的高漲，支出的方面也等於增加了一倍。在這兩重剝削之下，農村的生產顯得萎縮，農村經濟變成破產了。一枝秃筆寫不盡農民的委曲，總之，他們的辛酸，他們的貧窮，他們的痛苦，實在是在一般人之上。

但是農民始終是沉默的，既沒有呼籲，也沒有陳訴，正像駱駝一樣，

不聲不響地還在向遙遠的路程前進。這亦許因爲他們的忠厚，亦許因爲他們愚蠢，總之他們是不發怨言的。不過負責政治的人，能否因爲他們的不發怨言而就不加理會呢？我們認爲不能。從國家的一切來說，農民還是最重要的基石。剝蝕農民，就等於自己動搖國家的基石。軍隊自農民而出，賦稅自農民而出，國家大部分的重量，都是落在農民的兩肩。農民的流離失所，農民的饑饉載道，這不能說是無關宏旨的事情。要社會安定，必先自安定農村做起；要建設國家，也必先自建設農村做起。謀國之士，我們希望他們對這一點要看清楚的。

我們不一定主張要中國以農立國，但在農民轉業的機會還沒有替他們準備之前，覺得千萬不能先搗毀他們的老巢。國家的重要決策，總是要先安定一般人的生活。置諸死地而後生，在軍略上亦許是可以偶一採用的奇兵，但在國策上是千萬不能嘗試的險路。置大多數的人於死地，國家決無法獨生。迫得大家鋌而走險，就是迫得國家傾覆。

不幸的我們的國家常常要採取竭澤而漁的手段。爲着一時的方便，爲着一時的救急，往往就不惜毀壞百年的基礎。對於農村，雖然亦有農貸等等小惠的施與，而大的地方還不免是一貫的自殺作風。農村在賣田賣地沒有看到，農村在賣兒賣女沒有看到，而一味的要「石子裏追油」，照樣徵實徵役，甚至還要擴大的徵實和徵役。我們不希望對農村有什麼優待，但也不希望對農村特別虐待，要活下去的心理大家相同，農民並不因沉默之故而稍異其趣。救救農民，這是我們現在應該喊出的口號了。

在第二次歐洲大戰之前，納粹的德國曾行了許多保護農村的政策。其主要的方略，厥爲提高農產品的物價以減削工業的利潤。現在我們不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納粹德國的那種政策是行不通的。至於經濟改革方案中的縣銀行制度，論者亦多指摘其不切實際，因爲縣銀行的農貸，勢必變成土劣發財的機會。我們覺得政府既知體恤農民，何不就从輕農民負擔這一點着眼？何必要農民借了農貸來繳納賦稅？這種多此一舉的措置，無非增加農民的重重損失而已。我們現在不是重農的時代，但究竟亦不是輕農的時代，我們所應做的，那是使農民得到安定的工作場所，差堪溫飽的生活水準，不必特別去愛護他，也不能特別去剝蝕他。

蘇聯最近在東南歐之行動分析

(歐洲通訊)

美國援助希土之用意

美國此次援助希臘及土耳其之用意，直接係增強希土兩國之實力，以阻遏共產主義勢力由巴爾幹侵入中東；間接係求確保美國在近東之一切權益。蘇聯對此亦不甘示弱，乃採取鞏固已得地盤和擴大共產主義勢力之手段，以對付美國之新外交政策。茲將最近蘇聯在東南歐之活動，縷析如下：

蘇聯在東南歐之政策

蘇聯在東南歐之政策，有目前計劃與較遠計劃兩種。目前計劃在使沿多瑙河及東南歐與蘇友好各國先謀內政之改組，樹立清一色共產政權；其較遠計劃則欲使一切傾向蘇聯之國家結成一集團，以造成對土耳其及希臘之壓力，打破杜魯門之防共政策與馬歇爾之援歐計劃相抗衡。蘇聯在佔領巴爾幹二年之中，向以高壓手段，肅清異己，利用NKVD(即G.P.U.特務組織之後身)組織，撲滅被佔領國內人民之愛國運動，培植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之獨裁共產政權，提倡斯拉夫主義，實行兼併阿爾巴尼亞，以包圍希臘，伸張其勢力於地中海。

蘇聯對土希之策略

對於土耳其則一向係利用神經戰與經濟戰，消耗土國實力，以遂其不刃而血而壟斷近東全部及控制維也納海峽之慾望。對於希臘，蘇聯所用之手段，則係使其骨肉相殘，圖在希臘樹立一親蘇政權，以達控制亞德里亞海與愛琴海之目的。但自美國宣佈援助希土之後，蘇聯之企圖顯受重大打擊，乃轉而採取暫時性之保守策略，謀穩固已得地盤，並防止金元外交之侵入，此次毅然以非常手段推翻匈牙利之親英美內閣，扶植共產黨上台，即其例也。

蘇聯之勢力範圍

今日所謂蘇聯之勢力範圍係包括東歐之波蘭，德意志東部，奧地利，捷克及匈牙利，巴爾幹則自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迄意大利北部。此皆為蘇聯「鐵幕」籠罩之國家，外人毫無插足之餘地。

波蘭、捷克

波蘭受蘇聯宰制現已難於翻身；捷克在地理及血統上，戰後只得採取親蘇外交。蘇捷兩國在戰後曾締結互惠條約多種，捷克對於條約，謹守不諱，但蘇聯則蔑視一切，譬如兩國關於廢除簽證制度一事，原訂有協定，但蘇方事後在捷克東部兩國交界處，戒備深嚴，不許捷方人員隨便進入蘇境，而蘇聯人民，尤其秘密工作人員，則可任意進出捷克。長此以往，捷克政治與社會制度之變色，恐只為時間問題而已。

匈牙利

匈牙利之地位，介乎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之間，種族既非斯拉夫族，政治及人心又都反對共產主義。去年總選舉，蘇聯斂費苦心佈置一切，結果仍為小地主黨(Christian-Holy Party)獲勝。此派之中堅多係中產階級，其背景為資本雄厚之美國匈牙利移民集團。故美對匈和約未經國會批准之前，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即優先貸款三千萬美元，并擬再貸予七千萬美元。

蘇聯認爲此係美國之金元外交，頗感不安，復因援助希土方案之宣布，及三月間法國政局逆轉，共黨失勢，眼看匈牙利有進一步投入西歐集團之趨勢，蘇聯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推翻匈內閣，扶植共產黨上台。

而在保加利亞由共產黨執政者，逮捕親英美之農民黨領袖彼哥夫(Pekov)，目的在肅清異己，鞏固蘇聯之外圍。

羅馬尼亞

最近羅馬尼亞之共產黨領袖克羅查(Crogu)與保加利亞之共產黨領袖特洛夫(Dimitrov)及該國之軍事代表團相繼訪問南斯拉夫之總理鐵托(Tito)，均係受蘇聯之指示，加強希羅二國之合作，尤以美國宣布援助希土之後，希土兩國之關係日趨密切，保南二國之疆界與希土毗連，在軍事部署上，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故此保國軍事代表團之訪問南斯拉夫，對於希臘之邊區問題，至爲不利。

蘇聯附庸各國之經濟合作

據聞(一)蘇捷間已成立五年貿易協定，規定以蘇聯食物，肥料及原料品輸入捷克；(二)奧捷南保四國之間亦已成立貨物交換協定，係蘇聯從中拉攏之結果；(三)蘇保將締結一價值八千七百萬美元之貿易協定，並由蘇聯派遣有資格之專家前往保國，協助保國完成建設事業；(四)保匈在蘇聯贊助下，將簽訂一千萬美元之貿易協定；(五)羅馬尼亞之間，刻正談判締結商約。綜觀上述各種情形，證明蘇聯除加強其於東南歐之控制外，確正籌組一東歐集團，以與馬歇爾之援歐計劃相對抗，本年六月廿七日莫洛托夫應邀參加巴黎三國外長會議，討論馬歇爾計劃，無結果而散，而莫氏竟拂袖而去，此蓋由於蘇聯早已存有成見，認馬歇爾計劃為杜魯門主義之具體表現，目的在對付蘇聯，故於參加會議之初，即欠誠意，故今後東西兩集團之對壘將日見深刻，其結果殊不堪設想也。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末須註明真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民主論壇週刊 第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六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三十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六八一

上海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二五號

人文書報社

上海：外灘A七號內三〇三號

南京總經售處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十一號之一

印刷者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上海：(五)乍浦路四五五號

電話：四一八六七

義 豐 錢 莊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存	放	匯	貼	代	押	其
款	款	現	現	收	支	他
款	款	兌	兌	匯	匯	商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業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銀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行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一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切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業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務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務
款	款	現	現	支	支	務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上海分莊：
地址：甯波路二二三號
電話：九三三三號
九一八七號
電報掛號：二二三三號

重慶分莊：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
行銀員會

中國農工銀行

立設年七國民

辦理銀行 各種業務
手續敏捷 服務週到

行址：河南路九三五號
電話：一八一三五號
儲蓄部：天目路一五五號
（北火車站對面）
電話：四一二六一號

禮 券

美觀 經濟
實惠 大方

國 華 銀 行

亞 西 實 業 銀 行

辦理一切 銀行業務
經營穩健 服務週到

總行：重慶
分行處：漢口 天津 廣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宜賓 瀘縣 昆明 貴陽 長沙
衡陽 柳州 白沙 江津 自流井 內江 合川
磁器口 遵義 梧州

上海：漢口路三五六號 電話：經理室九七三七六 九三九七九
營業室九〇五〇〇 九七三七七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通匯地點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遂寧 內江 自流井

中裕企業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麵粉廠——供應各種機器
麵粉廠——供應各種機器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28078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電報掛號 0195 或 Shanghai Chung yu

外國分公司：紐約 香港
外國代表：倫敦 印度

中國工礦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倉庫

總管理處：上海

上海分行：中正路九號
電話：二八二六一——三二一
經理室：八五三六四

分行

上海 漢口 重慶 青島 廈門 汕頭 昆明 成都 西安 寶雞 長沙 自貢

通惠實業銀行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依法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四川境內匯款一律免費

上海分行 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七

總行 重慶

分支行處 上海 南京 漢口 內江
自流井 成都 瀘縣

四川各縣均可通匯